

培

為風

如賦

行禮

新刊

朝華夕拾

如事初編

華蓋集

華蓋集續編

而已集

三間集

二心集

南渡北調集

偽自由書

雜風月談

花邊又字

吳昌碩文

吳昌碩雜文二集

此今吳雜文末編

集外集

集外集拾遺

集外集拾遺補編

中國小說史略

漢文學史綱要

古籍序跋集

譯文序跋集

兩地書

粵迅書信

粵迅日記

而已集

鲁迅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而已集/鲁迅著. - 2版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6

ISBN 7-02-005841-8

I. 而… II. 鲁… III. 鲁迅杂文-选集
IV.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7298 号

责任编辑:王海波

装帧设计:翁涌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而已集

Er Yi Ji

鲁迅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32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.125 插页 3

198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

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000

ISBN 7-02-005841-8

定价 12.00 元

本书收作者 1927 年所作杂文二十九篇，附录 1926 年的一篇。1928 年 10 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。作者生前共印行七版次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|---|
| 题辞 | 1 |
|----------|---|

一九二七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黄花节的杂感 | 3 |
| 略论中国人的脸 | 7 |
| 革命时代的文学 | 12 |
| 写在《劳动问题》之前 | 21 |
| 略谈香港 | 23 |
| 读书杂谈 | 34 |
| 通信 | 42 |
| 答有恒先生 | 51 |
| 辞“大义” | 60 |
| 反“漫谈” | 63 |
| 忧“天乳” | 67 |
| 革“首领” | 71 |
| 谈“激烈” | 77 |
| 扣丝杂感 | 84 |
| “公理”之所在 | 94 |
| 可恶罪 | 97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意表之外” | 99 |
| 新时代的放债法 | 101 |
|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| 104 |
| 小杂感 | 135 |
| 再谈香港 | 140 |
| 革命文学 | 148 |
| 《尘影》题辞 | 152 |
|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| 154 |
| 卢梭和胃口 | 157 |
| 文学和出汗 | 162 |
| 文艺和革命 | 165 |
| 谈所谓“大内档案” | 167 |
| 拟预言 | 177 |

附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大衍发微 | 182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题 辞^[1]

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，
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。

泪揩了，血消了；
屠伯们逍遥复逍遥，
用钢刀的，用软刀^[2]的。
然而我只有“杂感”而已。

连“杂感”也被“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”^[3]时，
我于是只有“而已”而已！

以上的八句话，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里，
编完那年那时为止的杂感集后，写在末尾的，现
在便取来作为一九二七年的杂感集的题辞。
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，鲁迅校讫记。

* * *

[1] 本篇最初收入《华盖集续编》，是作者编完该书时所作。

[2] 软刀 语出明朝遗民贾凫西的《木皮散人鼓词》：“几年家软

刀子割头不觉死，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。”这里用来比喻现代评论派的言论。

〔3〕“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”这是陈西滢在1926年1月30日《晨报副刊》发表的《致志摩》中的话：“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。……可是他的文章，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——说句体己话，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——手边却没有。”

一九二七年

黄花节的杂感^[1]

黄花节^[2]将近了,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。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,教我做起来,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“对空策”^[3]。因为,——说出来自己也惭愧,——黄花节这三个字,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;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,不但姓名,连人数也不知道。

为寻些材料,好发议论起见,只得查《辞源》^[4]。书里面有是有的,可不过是:

“黄花冈。地名,在广东省城北门外白云山之麓。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,革命党数十人,攻袭督署,不成而死,丛葬于此。”

轻描淡写,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,于我并不能有所裨益。

我又愿意知道一点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,但一时也找不到目击耳闻的耆老。从别的地方——如北京,南京,我的故乡——的例子推想起来,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,若干人快意,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,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。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。久受压制的人们,被压制时只能忍苦,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,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

忆里的。

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，当时虽然失败，十月就是武昌起义，第二年，中华民国便出现了。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，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，悲壮剧刚要收场，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。这于我们是很可庆幸的，我想，在纪念黄花节的时候便可以看出。

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，因为久在北方。不过，中山先生的纪念日^[5]却遇见过了：在学校里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，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，非常热闹。用这例子来推断，那么，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。

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，我在热闹场中，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。我想，恋爱成功的时候，一个爱人死掉了，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。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，革命家死掉了，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，甚而至于欢欣鼓舞。惟独革命家，无论他生或死，都能给大家以幸福。同是爱，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，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。

以上的所谓“革命成功”，是指暂时的事而言；其实是“革命尚未成功”^[6]的。革命无止境，倘使世上真有什么“止于至善”^[7]，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。不过，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，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，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。倘若不像有，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，而赏玩，攀折这花，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。

我并非说,大家都须天天去痛哭流涕,以凭吊先烈的“在天之灵”,一年中有一天记起他们也就可以了。但就广东的现在而论,我却觉得大家对于节日的办法,还须改良一点。黄花节很热闹,热闹一天自然也好;热闹得疲劳了,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觉。然而第二天,元气恢复了,就该加工做一天自己该做的工作。这当然是劳苦的,但总比枪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;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,为着后来的人们呢。

三月二十四日夜。

* * *

〔1〕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3月29日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编印的《政治训育》第七期“黄花节特号”。

〔2〕 黄花节 1911年4月27日(夏历三月二十九日),同盟会领导成员黄兴、赵声等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,攻打两广总督衙门,结果失败。事后将收集到的七十二具烈士遗体合葬于广州市郊黄花岗。民国成立后曾定公历3月29日为革命先烈纪念日,通称黄花节。

〔3〕 “对空策” 汉代以后科举考试时,用有关政事、经义的问题作题目,命应试者书面各陈所见,叫做对策。“对空策”就是对题目毫无具体意见,只发一通空论的意思。

〔4〕 《辞源》 一部疏释汉语词义及其渊源、演变的大型工具书,陆尔奎等人编辑,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〔5〕 中山先生 孙中山(1866—1925),名文,字德明,号逸仙,广东香山(今中山)人,民主革命家。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。

〔6〕 “革命尚未成功” 孙中山为《国民党周刊》第一期(1923年

11月25日)题辞：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。”后在口授遗嘱中亦有此语句。

〔7〕“止于至善”语出《大学》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意思是到达尽善尽美的境界。

略论中国人的脸^[1]

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，总不免以为他古怪。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，就觉得他脸太白，头发太黄，眼珠太淡，鼻梁太高。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，但总而言之：相貌不应该如此。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，是毫无异议；即使有好丑之别，然而都不错的。

我们的古人，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。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，^[2]汉朝还有《相人》^[3]二十四卷。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；分起来，可以说有两派罢：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；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，现在和将来的荣枯。于是天下纷纷，从此多事，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。我想，镜子的发明，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。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，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。

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。留心的结果，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；毫毛有白色的，也不好。皮上常有红点，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，倒不如我们之黄。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，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，仿佛就要滴下来，使人看得栗栗危惧，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，也见得较为安全。总而言之：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。

后来,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,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。那似乎是《天方夜谈》或者《安兑生童话》^[4]中的插画,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。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,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,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。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。独有两眼歪斜,张嘴露齿,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。不过我那时想,其实并不尽然,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,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。

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,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,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,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,下巴总要慢慢挂下,将嘴张了开来。这实在不大雅观;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。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,一头附着在上颞骨上,那一头附着在下颞骨上的“咬筋”,力量是非常之大的。我们幼小时想吃核桃,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。但在成人,只要牙齿好,那咬筋一收缩,便能咬碎一个核桃。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,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,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,倒也情有可原,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。

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。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,叫作《猫·狗·人》^[5];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。大意是初见中国人,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,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。久而久之,看惯了,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,并不缺少东西;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,多余着一点什么。这多余着的东西,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:兽性。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,是人,则加上多余的东

西,即成了下列的算式:

$$\text{人} + \text{兽性} = \text{西洋人}$$

他借了称赞中国人,贬斥西洋人,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,这样就达到了,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,是本来没有的呢,还是现在已经消除。如果是后来消除的,那么,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,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。野牛成为家牛,野猪成为猪,狼成为狗,野性是消失了,但只足使牧人喜欢,于本身并无好处。人不过是人,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,当然再好没有了。倘不得已,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,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:

$$\text{人} + \text{家畜性} = \text{某一种人}$$

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,暂且中止讨论罢。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,看见了两种多余。一到广州,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,是电影,而且大半是“国片”,有古装的,有时装的。因为电影是“艺术”,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。

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,那好看不下于看戏;至少,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。在“银幕”上,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,缓慢地动作;脸正如古人一般死,因为要显得活,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。

时装人物的脸,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《画报》^[6]的,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。《画报》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^[7],便是妓女吃醋,所以脸相都狡猾。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,国产影片中的人物,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,

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。可见不如此，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。

听说，国产影片之所以多，是因为华侨欢迎，能够获利，每一新片到，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：“看哪，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。”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，日夜四场，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。

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，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。可惜电影一开演，电灯一定熄灭，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。

四月六日。

* * *

〔1〕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11月25日北京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十一、二十二期合刊。

〔2〕 孟轲(约前372—前289) 战国中期儒家主要代表。《孟子·离娄(上)》有如下的话：“孟子曰：存乎人者，莫良于眸子，眸子不能掩其恶。胸中正，则眸子瞭焉；胸中不正，则眸子眊焉。听其言也，观其眸子，人焉廋哉。”

〔3〕 《相人》 谈相术的书，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“数术”类，著者不详。

〔4〕 《天方夜谈》 原名《一千〇一夜》，古代阿拉伯民间故事集。安兑生(H. C. Andersen, 1805—1875)，通译安徒生，丹麦童话作家。这里所说的插画，见于当时美国霍顿·密夫林公司出版的安徒生《童话集》中的《夜莺》篇。

〔5〕 长谷川如是闲(1875—1969) 日本评论家、作家。著有《日本性格》、《现代社会批判》等。《猫·狗·人》，日本改造社1924年5月

出版,内有《中国人的脸及其他》一文。

〔6〕 吴友如(?—1893) 名猷(又作嘉猷),字友如,江苏元和(今吴县)人,清末画家。以善画人物、世态著名。他主编的《点石斋画报》,旬刊,1884年创刊,1898年停刊,随上海《申报》发行。

〔7〕 拆梢 上海一带方言,指流氓制造事端诈取财物的行为。